

长春史诗

王三仲



杨子忱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史诗

(上)

杨子忱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4·8

写在扉页上的感悟

长春史诗 这部
1728 页 66600 行 诗著

忆想 此后若干年度
也许 是在黄昏日暮
每当 我们的创业者
记起 当年的脚步
 呵呵 那又该是
 怎样 一幕
 或许 我们
 正在 蓦然回顾

环顾 此后若干年度
也许 是在朝阳初出
每当 我们的创业者
记起 当年的画图
 呵呵 那又该是
 怎样 一幅
 或许 我们
 正在 赫然展目

长春史诗 是部
54 印张 999000 字 志书

—— 作者题句
2004·7·22 长春东岭

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同志 2004 年 6 月 29 日为本书题写的书名：

长春史诗

王云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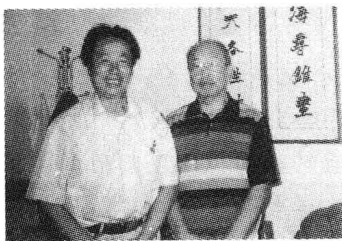
吉林省教育厅前任厅长，现任吉林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蒋力华先生，2004年7月18日为本书作者题写的祝词：

天道酬勤
蒋力华 书

张 序

时代颂歌——《长春史诗》序

写于2004年7月7日 星期三



张 序

人生，真个若流水，若春秋，若草木，恍然，与子忱交往这多年了。子忱是个勤勉的人，真诚的人，实在的人。他的文学也是这样。说到他的文学事业，也只能用“奋勉不止”和“执著追求”这两个词语来说明。有时我忽然想起来，觉得这两个词语仿佛是专门为他创造的，只有落在他的身上，才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子忱的文学创作，似乎与所有文学青年一样，走过同样的历程。在他的近5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最先是以诗歌起步的。他早年创作的反映公路养路工生活的诗，可以说是全

国头一份，影响极深，播及甚广，使人忘记不得。给我的印象也深。如：“我：筑路。/ 我：打夯。/ 我给大道 / 盖：印章。”、“我：筑路。/ 我：打夯。/ 我的石夯 / 是：印章。”（《打夯》）；“越岭。/ 穿山。/ 大道—— / 在前。// 野云低飞 / ——作伞。/ 山风扑面 / ——当扇。// 摘朵黄花 / 帐篷里装点。/ 灌壶溪水，/ 彩霞里用餐。// 月亮升起了，/ 我们曾这样攀谈。/ 曙光来临了，/ 我们曾这样祝愿。// 走过的路：/ 也苦，也甜。/ 前边的路：/ 也近，也近。”（《大道在前》）；以及“修道的人 / 红脸的汉 // 朝阳曾照 / 夕阳曾染 // 两只脚，踏上道 / 一条道，担上肩 // 头枕青山睡 / 脚登石头眠 // 愿将身子作条道 / 留给人间…… // 修道的人 / 实心的汉”（《修道的人》），等等。我补充一句：其中，后面的这首，仿佛写的是他自己，这是另话了。说到他的诗，无疑有些都是脍炙人口的句子，有的至今还在被人们记忆和传诵着。后来，直到近年，随着生活的积累，以及阅历的丰富，他开始从事长篇小说和长篇传记文学创作了。同样，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他的长篇《纪晓岚全传》、《纪晓岚外传》、《王尔烈全传》、《金圣叹全传》，已经传播海内外，一版再版，有的累计多达20余版次，成为深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书坛上的精品著作。而他的长达140余万字，分为上、中、下三卷本的文史笔记《老长春》，更是成为了各界和广大群众争相收藏的书。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我原以为，他只是有这样的一味地坚持着长篇创作，从而将早年就已经开始的并形成了一定风格的诗歌创作放下了，不再写了。万没想到，就在这寂然冷落了之后，却又烘然地炸出了一坛热烈。当我看到他的这部最近完成的，

分为上下部，长达6万余行的《长春史诗》诗稿时，竟为之一震。他是凭什么功夫体味与思索的，凭什么毅力完成的，又是怎么写出来的呢？都到了这般年纪，怎么还有那么多激情！我曾问过他，他讲得很真实。也正如他的所讲。他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崭新的时期，新世纪的阳光已经照上了大地。对于我们所处的东北大地，又面临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提出之时。这个新时代，新时期，新世纪，新生活，以及这个振兴家乡，二次创业的伟大壮举，建设的火热，经济的腾飞，都在点亮着我们的心灯，照亮着我们的双眼，都在鼓舞着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子忱是个有觉悟，有思想，有感知，更是有血性，有情楚，有激情，有时代责任感的人。无疑，他更是要冲到时代的前头去，站在时代的涛头前，潮流前，去品味，去体察，去创作。去与时代同步，去拿笔反映时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约，从1998年起，他便投入了和开始了这种创作的准备与尝试。有许多人，还会记得，他的那首反映全国军民奋起抗洪救灾的题作《1998——在共和国第49个生日里放歌》的抒情长诗，曾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批示和赞扬，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不同凡响。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在该年11月19日头版报眼位置，以《老作家的抗洪诗歌感动了省委书记》为题，作了专题报道。听他说，时任该报总编辑的金坚范先生，还给予子忱专程打来电话，说：“省委书记为作家批稿的事，建国以来全国共发生两起，一起发生在五十年代初叶，发生在河南；另一起发生在今天，发生在吉林，就是这起。”显然，这是个总结，是个提示，也是个勉励和鼓舞。从那时开始，这个感情澎湃、心

潮汹涌、诗情激越的作家诗人，便拿起笔来，紧叩时代脉搏，反映现实，步步紧跟地进行这方面诗歌创作了。现在，从这部厚重的诗集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时间的旅迹印痕。那是些以时间年份为冠名的诗章，非常显眼。如《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诸篇。其中有的，一年里还写了多篇，分为之一、之二、之三，等等。可以说，一个若没有时代责任感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的，也不会这样去写的，也不会这样执著追寻的。从这些以年代立题的诗作中，可以读到他对于党、共和国和人民的真情歌颂；可以看到他对于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申奥成功的真诚歌咏；可以见到他对于建设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大坝工程合龙、开发大西北的真实记录。当“非典”病魔袭来时，他立即投入战斗，写出并发表了抒情长诗《2003——中国·抗非典》；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英明决策提出时，他以真情实感，又写出了《大东北之歌》、《中国一汽之歌》、《一汽启明之歌》等。而他的为下岗男工女工兄弟姐妹写的《再就业之歌》，更是为他们送去了火热，送去了真诚，送去了勇气与渴望。其实，他的这个大时代的主题，也贯彻在他的其他的诗篇中。诗中写了许多发生在长春，以及与长春相关的一些地方的真人真事，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真实事情。如，《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之歌》、《长春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之歌》、《长春天然气之歌》、《长春世界雕塑公园之歌》、《长春轻轨之歌》、《长春公交之歌》等。都是这样的作品。作者对于伟大祖国的东北，对于家乡，也进行了痴情忘我地抒怀。如，《长白山之歌》、《松花江之歌》，乃至壮写他的家乡的《我的家乡小南沟屯之歌》。这不仅是歌咏，还写出了其历史的

厚重与宽博，地理的风光与富彩，表现了其情感的蕴含与炽烈。他在诗中，还写了上至天文的，如上火星，登月球，中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下至地理的，如：草原野鹤，郊原溪流，村边老榆，屯头小桥。这部诗集，作为史诗，真可谓内容浩繁，包罗万象，无所不俱。因此，称其为史诗，是无可非议的，相当准确的。尤值得一提的，作者的这些诗作，都是以抒情叙事长诗形式出现的，一般每篇都在数百行以上，最长达二千余行。看得出，作者不对负，不敷衍，认真创作，拿出气力了。这种精神，这种品格，是高尚的，是可贵可嘉的。当今，如此以事业为重的诗人，是为数不多的。他将创作视为生命，这是实话，这是实际，不是空谈，不是形容。再者，在其诗歌创作所选取的形式上，我也想说说几句。公木老师生前，在评述子忱的诗时曾说，他的诗是“基于民族传统，基于生活韵律，创作出一种‘句式短小，跳跃性大，音乐感强，节奏明快，铿锵有力，韵味实足’的新的诗歌表现形式”，我认为这话无误。他是将古典诗词与现代民歌，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借以表现今时的新生活。他吸汲古诗词的特点，主要是吸汲了长短句词中小令的特点，对于元曲也作了很好的借鉴。因此，他写的这种抒情长诗，句式短，多停顿，频分节，广错落，读起来上口，适合朗诵，给人一种清新感，一个思考的空间。但又不同于前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诗，有自己的独特的潜词造句，独特的诗行排列形式。可以说，这是他的独创。他说，他正在试尝。这个试尝，尝试得好。还有一点，值得一说。他将他的这部诗中的作品，称之为“笔记诗”，或“诗笔记”。这是他从历史上的“笔记小说”的这个提法过渡升华来的。在他的

这些诗中，多记录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时间、地点、事件经过和结局都有，随时随地都可以记录，很有随意性，灵活性，灵便性，有笔记特点。因此，我认为他的这个提法是个创新，是个建树，比由报告文学过渡来的“诗报告”提法好，我赞成。我想，关于这点，他在他的其他相关文章中，是会有专门论说的，因此我就不再多说了。子忱是一个站在社会最基层专门为普通人，为人民群众写诗的人。近些年来，由于他进入了长篇小说、纪实、传记等文学形式的重点创作，相形之下，他的诗歌创作显得有点少了。但是，他每有诗歌出手，都是感情烫人，热切朴实，扣人心肺。这些，读者自是可以感受到的。本书取了一个好名字，叫做《长春史诗》。看得出，《长春史诗》这个称谓中的“长春”二字，不仅是实写了长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或事，也写了长春之外的地方，长春之外的人或事：那样，“长春”二字，又有了其形容的意思。这是形容其长春的，春天常在的，青春常在的，形容其春天不老的。当然，这又是一层意思了，也应该。子忱已经老大不小了，如今还有这种生命激情，创作热情，长春不老，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意思。那么，就让我用“长春”二字，作为这篇序文的结尾吧。是的，谨祝子忱创作长春，生命长春，青春常在，春天永存。是为序。

张笑天 谨识

2004年7月7日

注：①本书序言作者张笑天，系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吉林省文联主席，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共十六大代表。

自序

写于2004年7月18日 星期日



杨子庸

本书称《长春史诗》。于是，引出“长春”二字来。“长春”，何意？这里，所指有二。其一者，实指，即指长春，地名也，吉林省省会城市，以及其所辖市县，乃概称；其二者，凡指，形容也，即指青春年少，青春有为，青春不老，青春年华，青春永在，朝气蓬勃，勃勃生机，精力旺盛。那么，此处所用，指何？双方都有，两下兼顾，尽皆俱备。其一者，本书所写，几尽都是长春人氏，长春事情，长春地域，故以此书之；其二者，所写，亦有不尽是长春地方的，有长春以外地方的。那么其何

指？即美好、壮阔与青春，以此为概括了。这样，长春内外的人，长春内外的事，便都可进来。况且所进来的人，所进来的事，又多是吉林省内人，再远大宽博一些，也是东北大地上的的人和事，都与长春有直接关联。这样看来，既增加了本书的容量，本书的厚重，又为本书的提法，找到了合理性。如此，岂不合适，应该，也准当些了。

接下来，我想说一说，写这本书的目的。说句实话，这本书确实是为新时期，为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所进行创作的；或者说，为这个提法，为这个英明决策的提出，而进行创作的。其蕴酿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写作的时间，前前后后，已经有一年多了。一日，我偶然翻到1958年2月号《长春》文学月刊杂志，见那里面的插页上，有版画家路坦所作的石版画，称《劳动模范孟泰》。孟泰，是建国初期，经济建设开启和恢复时期，鞍钢著名劳动模范。他的那顶前进帽，他的手中挥动着的那柄长长的钢钎，以及他的那张被炉火所映红的面庞，那脸灿烂而朴实、真诚而实在的微笑，几乎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由此，我想到了四平李川江。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在四平读书，见过他，他还为我签过名。他创造的大豆螺旋榨油法，以及创造的大豆最高出油率，当时都闻名全国。人说他，将一粒东北松辽平原上产的大豆，用手掂掂，往嘴里一扔，用牙嚼嚼，会马上说出它能榨出多少油来。这真是神了。由此，我想到大姐由佳木斯寄来的一封信。那信的信封上，贴着一张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时也叫六五二厂，其所生产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走下总装配线时的情形。那是一张单色全红票，面值四分，我记得很清楚。由此，我又想到位于

松花江畔的“吉林三大化”。稍后，我从《创业》电影里，又熟悉了铁人王进喜，以及那个曾经叫过安达的大庆地方。我又从作家草明的《乘风破浪》，以及《铁水奔流》，以及作家白朗的作品中，读到了鞍山，读到了抚顺。于是，有一股灼灼的热浪向我扑来。似乎有些久远了。直到前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二次创业，诸口号的提出。这是，继“开发大西北”之后提出的新的口号。这口号，这回想，都使我振奋。于是，我一口气地笔杆不停地创作了千余行抒情长诗《大东北之歌——写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英明决策提出时》。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创作出诸多反映这方面内容的系列抒情长诗。这些诗里，有抒情的成分，有叙事的成分，二者兼顾。从写作的涉及面看，有工业的，有农业的，有教育的，有文化的，有科技的，有城市的，有交通的，有学校的；人物有工人，有农民，有教师，有科技工作者，有知识分子，有作家；还有天文的，地理的，航天的，上九天揽月的，飞往火星的，以及游向遥遥的莽莽的苍苍的不老的宇宙的，都有。总之，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是是处处，无所不包，无所不涵，无所不容，无所不在其中了。

其实，这种富有激情的抒情的诗的创作冲动，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产生了。1998年，当我国长江、松花江和嫩江泛滥发大水，广大地区遭受洪涝袭击，全国军民奋起抗洪抵制自然灾害时，我便写了抒情长诗《1998——在共和国第49个生日里放歌》，并于这年国庆前夕，即9月30日，发表在《吉林日报》上。诗发出后不久，便收到了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同志的信。他看到了这首诗后，当即在报纸上作了这样批示：“很好。受感动，因为身临其境。”对于这事，北京和吉林地方报纸，以及新闻媒

体，都先后地作了报道。吉林地方报纸报道的题目是《省委书记为作家批稿》；北京《文艺报》报道的题目是《老作家的抗洪诗歌感动了省委书记》。《文艺报》的报道，刊发在这年11月19日一版报眼的位置上。是专题报道。这篇报道发出的同时，时任《文艺报》总编辑的金坚范先生，还专程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他在电话中说：“省委书记为作家批稿的事，至今在我国发生两起。一起出在五十年代，是建国初期的事，出在河南；另一起，就是这起，发生在吉林。”这年，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组织作品评奖时，还给这件文学作品颁布发了一等奖。如果说，上述是领导的偏爱、关怀、关注和关心；那么，下面的这事，则当是另外的一个提法和说明了。那是关于我的创作的同样形式的另外一首抒情长诗的事。吉林《老年晨报》，是一份专门为离退休人员或老年休闲生活创办的报纸。在这张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也多是离退休人员，他们几乎都是处于晚年休闲的境地了。即使是过去曾拥有过一定的权力和地位，那么现在也是不复存在了。即便是还能有一些作为，那也是属于人们尊重，以及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上的事了。我想，在这上面发表的有关作品评介的文字，当是没有任何依托，或其他目的和奢望的了，会是从感觉中说出的真实的话的。应该是这样的。就在这份报纸上，在1998年6月30日4版上，曾刊发过一篇评介我作品的文章。我的那件作品是发表在《吉林日报》1997年9月30日6版“长白山”文艺副刊上的，也是首抒情长诗，题目叫《祝捷颂》，副题是《献给共和国第48个生日》。评介这首诗的作者名叫施正洁，一位我素不相识的人，此前连名字都未有听到过。直到前不久，即2004年6月8日，我到这家报社去，我的老师老

编辑邹振学和赵婕夫妇，找到当年那份报纸后，才得知：施正洁，是位离退多年，在家闲居的老年妇人，已经60开外了。并得知：施正洁的通讯地址，是吉林市昌邑区二道江坤民胡同17-1-4号，邮编是132002。这样的一位作者，该是对我无有任何所求吧。她在文章中说：“诗是文学之精华，一首好诗可以使人在美的享受中，获得精神的力量，受益无穷。前不久，从贵报《松鹤副刊》上，见篇杨子忱先生的散文，我才知他已年进花甲，仍孜孜笔耕，家庭美满，非常幸福，心里十分高兴。我喜欢子忱诗始于80年代初，一首《进京大道》至今出口可诵。前年8月，又在吉林市“借光书屋”，读到了发表于《工人日报》上的《帐篷》，一下被“俘”，又印入了脑幕。去年9月末，我在“书屋”再次见《吉林日报》9月30日登他的《祝捷颂》，迷得立即抄下，当晚始背，不久能够朗诵。这是一首献给共和国第48个生日的达626字的长诗。其何以如此抓人的心？我想这与大作深邃的内涵与完美形式紧紧结合，气势浑宏，画面生动，具有强大的催发力，合着时代的旋律，发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密切相关。杨子忱先生的诗，字精、句短、意深、境美、寓教深刻，可谓首首皆是鲜明富丽的丹青画，令人过目难忘。子忱诗作硕果累累，诚望多为我们省数万老人的精神伊甸园——《老年晨报》，提供‘心花’。”这段文字，除掉文中所夹引的我的诗节未引入外，几乎是全部地引用了过来，且一字未动，全是原样，原始原安。当前的文学评介，多有浮夸事，浮夸风，不求实求是，一味轰捧。我想，施正洁的文章，该不会是这样的。编辑编发时，也没有找我，我是后来才见到文章的。她写这些，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点趋炎附势的做法。由此，我想到，这

当是一个人民大众的心声，是来自于一个读者空间，是一个读者视野的反馈。如此，我觉得，这是人民大众对于我的这种形式的诗的一个认可，一个认同，一个赞许。我的这种诗，虽然还谈不上其品位如何高，但是最低是在群众那里过了关的。在那里，有读者空间，有阅览市场，有一席之地。这是个说明，是个见证。正因为这样，也加强了我的对于这种诗创作地追寻。当然，这也是一种责任感，一种对于时代的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感。应当说，这是我创作这种诗的根本、根源和原因。

在这种诗歌创作所采用的手法上，也有我自己的独到和追寻之处。我采用的是“短句式，多停顿，大跳跃”，兼之“音乐感强，铿锵有力，朗朗上口”的创作形式。有人看过了，很可能会说，这种诗是一种词令，是一种小词小令的作品。其所说的词令，不难看出，是指古诗词曲中，那种短小的明快的小令而言。古诗词曲作品中也确有。如，《十六字令》、《如梦令》，以及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等。确实，我的这种诗，也包括着我的其他种诗，在创作方法上，受到词的影响是较深的，受到古典的长短句的影响是较大的；如果说得确切点，那应该说成是：采用了传统民歌与古典格律诗词相结合的创作形式，特别是与词的结合，从而表现出我们本民族的所固有的一些东西，从而表现出更大的内涵，以及更广泛的内容和更深远的思想。这应该说是事实存在的，是不能够，也是不允许否定的。但是，我的这种诗的创作，在形式上，还不仅仅拘泥于此，还有其较新的一面。只要认真地看一下，用心地分析一下，就会不难发现，那就是：表面上看，似乎其是很不整齐，很散淡；但事实上，它是很整齐的，很有规律的，很有韵律感和格律感的。在